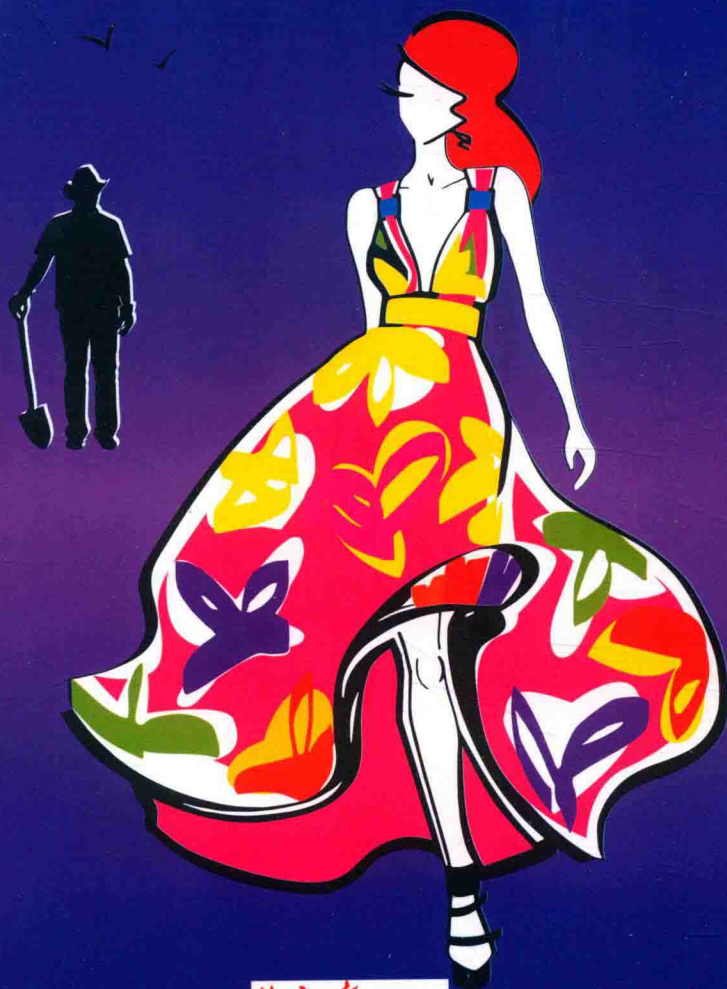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名家全译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英] 劳伦斯 / 著
张经浩 /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A decorative, ornate frame with a scalloped, scroll-like border. Inside the frame, the title is centered.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英] 劳伦斯 / 著

张经浩 /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 (英) 劳伦斯著; 张经浩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77-2662-4

I . ①查… II . ①劳… ②张… III .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5422 号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38 千字

印 数: 1-3000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全章)	026
第五章	035
第六章	048
第七章	060
第八章	073
第九章	085
第十章	096
第十一章	129
第十二章	146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76
第十五章	194
第十六章	209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48
第十九章	264

第一章

当今的时代是个十足的悲剧时代，所以我们就以悲剧为悲。大难已经降临，四周一片废墟。我们动手搭建小窝棚，开始一点点抱希望。这并非易事，没有坦途通向未来，但我们会摸索，会爬过重重障碍。无论天塌了多少层，日子总得活下去。

康斯坦丝·查泰莱的境遇说来也如此。大战使她遭到灭顶之灾。她深知，人人都得想法活命。

1917年，克利福德·查泰莱回家休一个月假时，她与他结了婚。蜜月度完，他又去了弗兰德斯^[1]。结果，半年后，被抬回家，已不成人样。他太太康斯坦丝年方二十三，他自己二十九。

他的生命力惊人。他没有死，遍身的伤渐渐愈合。连续治疗两年，终于宣告康复，获得新生，不过下半身终身瘫痪。

这是1920年的事。克利福德与康斯坦丝回到老宅拉格比。他父亲已去世，于是克利福德继承从男爵爵位，称为克利福德爵士，而康斯坦丝成了查泰莱夫人。查泰莱一家世代居住的老宅人丁稀少，夫妻俩收入有限，得自己料理家事。克利福德有一个姐姐，但早已不住在这里，此外没有其他近亲。哥哥战死。由于终身残疾，克利福德知道，自己生不下一男半女，回到煤尘弥漫的英国中部后，虽还维持了查泰莱家的香火，但只能维持到他为止。

他并不消沉。他有辆轮椅，能以此代步。还有辆病残人员用的机动车，可以开到花园和漂亮却冷清的大院转悠。对这大院，他嘴上说起来装作不以为然，内心却洋洋得意。

他吃够了苦头，但没有显得萎靡不振，反而总是面色红润，看起来身

[1] 弗兰德斯 (Flanders)，位于欧洲西北部，含法国北部、比利时西部地区、北海沿岸和荷兰西南部部分地带。一战时交战激烈，是欧洲战场的象征。

体健康，淡蓝色眼睛炯炯有神，兴致好，心情好，甚至可以说高高兴兴。双肩宽而结实，两手很有力气。衣服价格不菲，漂亮的领带是从伦敦邦德街高档商店买来的。可是，人们也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个残疾人特有的警觉神情和失落感。

他险些丧命，所以特别珍惜保住的一条性命。他的双眼格外有神，显然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劫后余生来得多么不易。但他毕竟受伤太重，内在的某种东西已经灭失，部分感知不复存在，变得有些麻木。

他夫人康斯坦丝面色红润如村姑，有一头柔软的棕色秀发，体健，动作慢却精力过人，眼睛大而灵活，声音圆润，神态像刚离故土的乡下姑娘。其实她根本不是乡下姑娘。她父亲是马尔科姆·里德爵士，皇家艺术协会里的一位知名会员。她母亲也很有教养，在拉斐尔前派^[1]流行时，是费边社^[2]成员。康斯坦丝和她姐姐希尔达是艺术家和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所生所养，可以说既受到艺术的熏陶，又受到非传统思想的熏陶。父母带姐妹俩到过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感受艺术的氛围，也去了海牙和柏林，看社会主义者的大规模集会。集会上，每位演讲者都谈吐高雅，举止不俗。

所以，无论对艺术，或者对政治主张，姐妹俩从小不陌生。她们早习以为常。她们既有别国的观念，又有本土的观念。一方面，她们对社会的看法单纯；另一方面，艺术主张却是国外国内合璧。

十五岁时，父母让她们到德国的德累斯顿学习音乐和其他课程。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她们无拘无束与同学相处，跟男性辩论起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来，并不比男性逊色。其实，女性能与男性争高下就已胜过男性一筹了。她们还会与身强力壮的男青年背着吉他远道去森林里。她们唱流浪汉唱的歌，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这个词真可贵。在广阔的天地里，在清晨的森林里，她们与身强力壮、声音动听的男青年一起，自由自在干她们喜爱的事，而最开心的是，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交谈最重要，一谈就

[1] 拉斐尔 (Raphaelite, 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建筑师。拉斐尔前派模仿拉斐尔前的绘画风格，却是英国的艺术流派。

[2] 费边 (Fabian) 社，成立于1884年，主张用渐进方式实现社会改革。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曾是其成员。

谈个痛快。爱情仅仅是附带的事。

希尔达和康斯坦丝十八岁时初涉爱情。与她们一起痛痛快快交谈、高高兴兴唱歌、无拘无束在森林露营的男青年，自然而然会想有属于情人的交往。两位姑娘本心存疑虑，但爱情是个常谈的话题，人人认为重要的话题。再说，男青年的态度谦恭而热情。为什么姑娘就不能慷慨大方，把自己拱手相送呢？

于是，姐妹俩把自己拱手送人了，受赠的是与他们谈得最投机、最亲密的人。辩论和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云雨之欢和肌肤之快不过是本能的需要，是余兴。后来，姑娘对男青年没有那么喜欢了，甚至有些厌恶，仿佛他们已经侵犯到了姑娘的隐私和内在自由。究其原因，是姑娘的尊严和人生意义全在于一种绝对的、完全的、纯粹的、高度的自由。除这种自由之外，姑娘的人生意义何来？必须摆脱那种自古有之的齷齪交往和屈从。

无论人们对性事抱有何感，反正它是最源远流长的齷齪交往和屈从。歌颂性事的诗人大多为男人。历来女人都知道，有比性事更好、更高尚的事。现在她们看得更坚定。女人美好纯粹的自由比任何性爱无疑可贵。唯一不幸的是，男人对此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女人。他们对性事的见解固执如牛。

女人真无奈。男人像孩子，有很多要求。他想要什么，女人只好满足。要不然，孩子会变脸，甩手而去，弄得不欢而散。但是，女人在满足男人的要求时，用不着放弃内心的独立自由，然而诗人描写性事时也好，人们谈论性事时也好，都会忽视这一点。女人要了男人，大可不必丢掉自己的一切。她可以要了他而不受制于他。甚至，她可以利用性事把他置于自己股掌之中。诀窍是，在性交时，她要让对方尽兴，自己却适可而止。这一来，关系能够维持，她在得到肉体的享受时不至闹出事来，能把男人只当手中的一件工具。

大战来临姐妹俩匆匆回国时，已有了爱的经历。她们所爱的男青年都是谈得投机的人，也就是谈得津津有味的人。与真才有才智的男青年交谈其乐无穷，一谈就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乐趣，她们如果不亲历，会无法体会。上天虽未开口却对她们有诺：“你们将有可以交心的男子！”她们并不知道一诺重千金，但是诺言已经兑现。

既然那些动人心弦的热烈交谈会使人亲密无间，亲密无间后性事又不可避免，不妨听其自然。性事是一个篇章的结尾。它有其独特的兴奋作用，令身体内产生奇妙的激动，令你心满意足。它像收尾的一个词，慷慨激昂。更像段落末尾的一串星号，标志着一段文章的结束和一个话题的暂停。

两位姑娘1913年回国过暑假时，希尔达二十岁，康妮^[1]十八岁，父亲能清楚看出她们有了爱情的经历。

用有些人的话说，她们“对性爱略知一二了”。但父亲是个阅历丰富的人，能让人生顺其自然。母亲却不同，有病，所剩时日不多，动不动神经紧张，希望女儿“自由”“称心如意”。她自己没有称心如意过，如意对她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天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她本来有自己的收入，爱我行我素。她怪罪丈夫，但实际上，错就错在她内心（或者说骨子里）的清规戒律一直摆脱不了。这与马尔科姆爵士拉扯不上，爵士虽有自己的主张，却历来让怀有敌意、性格固执的神经质妻子自行其是。

于是，两位姑娘“自由自在”，又回德累斯顿，仍学音乐，仍在大学里，仍与男青年在一起。她们各有男友，男友对她们爱得真切。两个男青年想的、说的、写的，无不为了让姑娘开心。康妮的男友学音乐，希达尔的学工。他们简直就是为女友活着。在内心如此，在有激情时如此。他们也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但自己并不知道。

爱情，就是身体的那事，他们显然也经历过。说来奇怪，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体里会引起微妙而确定无疑的变化。女人变妩媚，温柔，像棱角被磨平，脸上的表情或者显现出渴望，或者显现出得意。男人变沉稳，内敛，气势减退。

在性事的冲动中，姐妹俩会任凭男人奇怪的力量摆布。但是很快，她们又镇定下来，觉得性冲动只是一种感觉，仍保持着清醒。男人与女人不一样，会感激女人给他们性体验，对女人以心相报。然而事完之后，他们似乎又后悔因小失大。康妮的男友有些无精打采，希尔达的往往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男人就这德行！忘恩负义，不知足。你不跟他们干，他们恨

[1] 康妮（Connie），为康斯坦丝（Constance）的爱称。

你不愿意；你跟他们干，他们又会因别的原因恨你。甚至，无缘无故恨你，说起来这只因为他们是贪心不足的孩子，无论女人怎样做，无论得到了什么，反正满意不了。

但是战争来了，希尔达和康妮又回国。那年五月，母亲去世时她们也回过一次，奔丧。1914年快到圣诞节时，她们的德国男友战死。两人哭了一场，对男友的爱非常强烈，但哭过就丢到了脑后。男友已不复存在。

姐妹俩住在富人区肯辛顿大街父亲的房子里，但房子其实是母亲遗留的。她们与剑桥帮的年轻人交往多，这些人崇尚“自由”，穿法兰绒裤，法兰绒衬衫，衬衫的领口敞开，教养有素，衷心拥护无政府主义，说话轻言细语，举止温文尔雅。没成想，希尔达突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岁的人。此人是老资格剑桥帮，有一把钱，在政府里当美差，常写有哲理的文章。她与他住的威斯敏斯特地区是贵族聚居区，房子比她父亲的小。交际圈是政府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虽然还没有拔尖，但有的已经是，有的将会成为国之智囊。他们出言均成理，或者说，听上去如此。

康妮做的工作与战争多少有关，所交的人固执己见，对什么都冷嘲热讽，也属剑桥帮，穿法兰绒裤。她的“朋友”叫克利福德·查泰莱，二十二岁，原来在波恩学煤矿开采技术，刚回国不久。去波恩前在剑桥读过两年书，回来后在一个有名气的团里当中尉。他身穿军装，所以，对什么都更会说风凉话了。

论社会层次，克利福德在康妮之上。康妮有知识，家道充裕，但克利福德是贵族。虽不算贵得大不了，但仍是贵族。他父亲是从男爵，母亲是子爵的千金。

克利福德尽管比康妮门第高、交际广，却拘谨、放不开。在自己那个狭小的“上层社会”里，也就是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里，他游刃有余，但一出那个圈，到广大的中下层人群中，圈外人中，却胆小、紧张。实话实说，他有些害怕中下层人，害怕与他不属同一层次的圈外人。他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无防卫之力，虽然他有特权的森严防卫。这一现象说来奇怪，但现在的确存在。

所以，他非常欣赏像康斯坦丝·里德这类姑娘的洒脱自如。在他圈子外的乱糟糟世界，她方寸不乱，而他就不如她。

然而，他也是个叛逆，甚至反叛自己的阶级。也许，叛逆一词过重，太离谱。他仅仅随年轻人的大流反传统，反形形色色的权势。当父亲的都可笑，他自己的父亲更可笑至极。所有的政府都可笑，我们举棋不定的政府尤甚。军队也可笑，老糊涂了的将军个个一样，红脸孔基奇纳^[1]更登峰造极。甚至战争就是件可笑的事，虽然它杀了许许多多的人。

事实上，什么都有些可笑，或者非常可笑。肯定地说，只要牵涉到权势，无论在军队、政府、大学，无事不在一定程度可笑。统治阶级自诩有资格统治也可笑。克利福德的父亲杰弗里爵士可笑不过，把大树砍掉，把自家矿区的人赶到前线，自己性命无忧倒成了爱国者。他还掏钱给国家，其实力不从心。

查泰莱家大小姐爱玛从中部到伦敦，在医院做护理工作后，也暗地里笑话杰弗里爵士，笑他精忠爱国。大儿子赫伯特，也就是爵位继承人，竟然公开笑话，虽然爵士的树砍下后是做战壕支架用的。克利福德只不自然地笑笑。一点不假，一切皆可笑。可笑的事近在你身边，你自己不也可笑了吗？其他阶级至少有些人，例如康妮，对有的事认真。他们把有的事当一回事。

他们对太妃糖问题，眼见要施行的强制征兵法，食糖短缺都认真对待。当然，在这等等事情上，当权者却可笑。但克利福德对此并没有在意。他认为，当权者并非因食用糖、太妃糖等可笑，而是压根就可笑。

如果当权者自己也觉得可笑了，行径又依然可笑，那就不得了。到最后，局面弄得一塌糊涂，于是劳埃德·乔治^[2]出来力挽狂澜。这更可笑得出奇，口无遮拦的年轻人反倒再不笑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莱阵亡，克利福德便成了继承人。他是杰弗里从男爵的儿子，老宅拉格比出生的人，其责任之重心知肚明，摆脱不了。他也知道，多嘴多舌的局外人会拿这事打哈哈。现在他继承了爵位，继承了老宅拉格比。这不可怕么？另一方面，不也很好么？或者，不貽笑大方么？

[1] 基奇纳（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1914年一战爆发时，任陆军大臣。

[2]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

这些可笑的事杰弗里爵士一件也不觉得可笑。他面色发白，神经紧绷，铁了心要救国，要保自己的地位，无论劳埃德·乔治当政也好，别人当政也好。他与真正的英国隔绝，断了线，却无计可施，因此对霍雷肖·博顿利^[1]也看好。杰弗里爵士捍卫英国，拥护劳埃德·乔治，其忠心不亚于他的祖先捍卫英国，拥护圣乔治。可惜，他不知道现在时过境迁了。所以，他会砍树，会拥护劳埃德·乔治，捍卫英国，捍卫英国，拥护劳埃德·乔治。

他还希望克利福德娶妻延续香火。克利福德觉得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守旧派。但是，他自己也不过如此，不同的只是他会无可奈何地笑一切，笑他自己可笑至极的境地。所以，他愿也好，不愿也好，最终正式接受了从男爵爵位，住进拉格比。

战争的狂热终于减退，最后消失。死的人太多，太恐怖。男人需要支撑、安慰，需要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停泊，需要娶妻。

查泰莱姐弟仨虽血脉相连，同住在拉格比，却各自独处，相互隔绝。不知该说尽管有封号有地盘，还是该说因为有封号有地盘，这一家人处世的特点是隔绝，都存在孤独感，地位脆弱感，无防卫能力感。他们一直生活在工业发达的中部，却与中部其实分离。由于父亲生性多虑、固执、孤僻，他们与同阶级的人也分离了。他们一方面觉得父亲可笑，另一方面也理解父亲。

三人说过要永远住在一起。但赫伯特死后，杰弗里爵士要克利福德结婚。杰弗里爵士只提过这事。他平常寡言少语。虽没有多说，但坚持己见，历来如此，使克利福德难于抗命。

不料爱玛反对。她比克利福德大十岁，觉得他结婚必然失信，姐弟几个本来说好的事就完了。

克利福德仍与康妮结了婚，度了蜜月。那年是1917年，局势险恶，但两人亲亲密密，像在同一条船上，眼见船要沉没，更紧紧依偎。克利福德结婚时是童男，不把性事看得很重。虽然如此，夫妻情深。无须应付性

[1] 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 1860—1933），金融家、记者、编辑，曾任国会议员。一战时，他以一篇充满爱国热情的讲话而声名大噪。但他也是个骗子，1922年因诈骗罪获刑7年。

事，无须给男人“满足”，康妮很喜欢这种亲密关系。克利福德与许多男人不同，不渴求那种“满足”。要知道，这种亲密关系比“满足”更意义深长，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事仅仅有时发生，附带发生，并非必须，是人体器官因其笨拙而走的怪异老路。但是，康妮很想要孩子。有了孩子，她就多一分资本与姐姐爱玛抗衡。

谁料，1918年初克利福德被抬回家，已不成人样，而孩子却没有影。郁闷之下，杰弗里一命归天。

第二章

1920年秋，康妮和克利福德回到了拉格比。查泰莱家大小姐对弟弟言而无信耿耿于怀，一走了之，去了伦敦，住在一套小公寓房里。

拉格比是栋褐色石头砌的房子，矮，长，建于十八世纪，后来经过扩建，扩得失去了特色。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顶，四周有个相当漂亮的园林，满园老橡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附近特弗沙尔煤矿冒出滚滚蒸汽和烟的烟囱，还有雾蒙蒙潮气重的山上绵延到远处的乱糟糟特弗沙尔镇。特弗沙尔镇难看得要命，长达一英里，一头靠近园林大门。一排排房子又小又寒酸，都是砖砌的，青石板盖顶，多尖角，没有一丝半点生气。

康妮以往见惯的是肯辛顿^[1]、苏格兰的山，塞克斯绿草如茵的丘陵，这些地方是她心目中的英国。她年轻，心境开阔，一眼看出产煤、铁的中部地区可怜巴巴，但并不在意。她觉得难以置信，却没有多想。在拉格比阴沉沉的房间里，她能听到矿区筛煤机的隆隆声，鼓风机的呼呼声，卷扬机的嘎嘎声，还有火车汽笛粗声粗气的鸣叫。特弗沙尔矿矿渣堆一直燃烧着，已烧了多年，要扑灭得花大价钱，所以只好让它烧。如果顺风（这是常有的事），整栋房子能闻到地下挖出的煤燃烧时的硫黄味。即使在无风天，空气里也弥漫着硫黄味、铁味、煤味和酸味。令人难以置信，煤尘还会死死粘在黑儿波^[2]上，麻麻点点。

这地方就这个样，一切都成铁定！说来可怕，但为什么不改变呢？你变不了。情况如此就如此。生活像其他东西一模一样！夜晚，在低低的、黑糊糊的云朵底部，有一块块红色光斑闪烁，时强时弱，时大时小。那是高炉映照出的光。开始，康妮见了有些害怕，感到像进了炼狱。后来，她

[1] 肯辛顿（Kensington），伦敦的一个富人居住区。

[2] 黑儿波（Christmas rose），花名，为一种玫瑰。

见怪不怪了。早上，下起了雨。

克利福德坦言，他虽喜爱伦敦，但更喜爱拉格比。这地方有它的特点，这里的人有勇气。康妮不知道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头脑和眼光是没有的。这些人与乡下人一样，面容憔悴，体型难看，暮气沉沉，对人不热情。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就是他们下班走在柏油路上回家时，吐字不清的说话声里和下井穿的大头钉靴发出的嘎吱声里，有种令人听了害怕和猜不透的感觉。

这对年轻贵人回家乡时，没有人迎接，没有喜庆，没有来客，连花也不见一朵，只有一辆汽车载着他们。车在一条昏暗潮湿的路沿坡而上，穿过阴森森的树林，开进园林，园林里被雨淋湿了的灰羊在吃草。上小山顶后到了家，就是一栋深棕色房子。房子前走来管家和她丈夫，想说两句话欢迎，却似乎不知如何开口。

住在特弗沙尔的人与住在拉格比的人没有往来，一点都没有。见面不脱帽，不问好。

矿工只睁大眼看，做买卖的人见到康妮抓抓头上的帽子，像是遇到熟人，见到克利福德稍一点头，就此而已。鸿沟不可逾越，双方心存隔阂。镇上的人一直态度冷淡，康妮开始还难过，后来无所谓了，觉得势在必然。他们态度冷淡的原因不在于她和克利福德不招人喜爱，而在于他们与矿工属于两类人。鸿沟不可逾越，隔阂说不清楚，但如果在特伦特河^[1]以南，情况会两样。在中部，在工业区北方，有跨不过的坎，沟通无法进行。你那一边是你那一边，我这一边是我这一边！这否认了人类有共性，简直莫名其妙。

在抽象意义上，镇上的人与康妮和克利福德不都是一样的人。实际上，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

牧师是个好人，年约六十，尽忠职守，但由于镇上人的冷漠，也就是那种你是你我是我的态度，落得无足轻重了。矿工的老婆几乎全是卫理公会教徒^[2]，而矿工什么都不信。但是，当牧师穿上道袍时，在这些人眼

[1] 特伦特（Trent）河被人视为英国南北方分界。

[2] 卫理公会是一个教派，源于18世纪，后脱离英国国教。

里，与普通人还是有所区别。他是阿什比先生，一个照本宣科讲道和做祈祷的人。

开始，康妮对这种固执的天性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你是查泰莱夫人，我们与你的想法会一样！康妮见到矿工的老婆先热情招呼，但奇怪得很，这些人却心存疑团，表面敷衍。还有受不了的是，她听到这些女人用土里土气的声音说：“哎哟哟，我今天可有脸面啦！查泰莱夫人跟我说了话。不过，她别自以为了不起，以为我有什么不如她。”怎么会这样呢？这些事你躲不了。对这些没有规矩的人，你无可奈何。

克利福德对镇上的人不搭理，康妮跟着也这样做。她从他们身边过时，看也不看，而镇上的人只当是个木头人走了过去，大睁着眼。克利福德与他们非打交道不可时，会一脸傲气，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他犯不着热情。实际上，对不属于本阶级的人，他都瞧不上眼，不屑一顾，个个一样。他固守自己的一套，没想过退让一步。别人对他无所谓喜欢或不喜欢，把他也看成物体，与矿渣堆和拉格比是一回事。

但现在克利福德已经残废，其实极其心虚，自知完了。除了家中仆人，他不愿见任何人。因为，他只能坐在轮椅里。但穿着依然讲究，要知名裁缝量身定做。领结如以前一样，是邦德街的精品。周身上下，他依旧不失往日风范。他从不像现在一些年轻人，要讲究温文尔雅。由于脸红扑扑，肩宽，倒有点像乡下汉子。但是他的声音柔和，说话从容不迫。眼神既胆大又害怕，既自信又犹疑，反映出他的性格。他的举止常傲慢得叫人不快，却又时不时会显得谦恭羞涩，甚至怯生生。

康妮与他的相处是当代两类不同人的相处。他已残废，受的打击大，内心遭重挫，轻松快乐不起来。他是个受到了伤害的人，康妮对他的情分是对这类人的情分。

但是，她也觉得他与别人的交往太少。可以说，矿工是他的手下人，可是他把他们没有看成人，而看成了物；没有看成生活的一部分，而看成了矿山的一部分；没有平等对待他们，而把他们当粗鲁无知的家伙。他有些害怕他们，现在他身残了，不愿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狼狈。在他眼里，这些人过日子像刺猬过日子，古怪粗放，难以理解。

了解他不容易，你看到的他是显微镜里或望远镜里看到的他。他无法

接触。真能接触到他的，可以说没有，除了老宅拉格比，另外就是他的同胞姐姐爱玛。康妮觉得自己其实不能接触他，即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也许，根本无法接触，因为他拒绝与人接触。

然而，他绝对得依靠她，无时无刻不需要她。别看他个子大，结实，现在却已无计可施。靠轮椅他能活动，坐着病残人员用的机动车能在园林里转悠，但身边一没有了人他就像掉了魂。他要康妮陪着，这样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他还想有所作为，开始写小说，是写他认识的人的离奇经历，巧妙而刻毒，但有何意义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视觉独具一格，但缺少真实感，似乎整件事发生在真空中。由于生活总体来说是个虚幻的舞台，那些小说倒歪打正着，体现了现代人的人生，也就是现代人的心理。

克利福德对这些小说看得过重。他希望人人说好，好上了天。它们发表在最流行的杂志上，反应有褒有贬，这本不足为怪，但克利福德看到说不好的就难过，像有人在他身上捅刀，仿佛他写的小说是他的性命。

康妮尽力帮助他。开始她劲头十足。他事事都要对她说，说得索然无味，说得无休无止，而她听了，有话必答，似乎全身心都倾注在了他写的这些小说上。她为此高兴，对此着迷。

他们俩很少管生活上的具体事。本来，她得持家，但是管家已经侍候了杰弗里爵士多年。这个已经干瘪，有了一把年纪，绝对可靠的女性——你不大好叫她女仆，甚至女人——现在管一日三餐，已在这里干了四十年。甚至这里的几个女仆也不再年轻。说来可怕！对这种地方你能怎样呢？只有听之任之。那些数不清的闲置不用的房间，那些中部地区的老规矩，一尘不染的清洁，一成不变的秩序！只有厨房换了人，是克利福德坚持换的。换了个有经验的厨娘，在伦敦时，为克利福德做过饭。这地方其他一切如故。什么都按部就班，一干二净，准时准点，甚至人的诚实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在康妮看来，这里像是一个人迹不至的地方。缺乏温情，不是一个有机体。整个一栋房子像一条废弃了的街道，死气沉沉。

除了听之任之，她还能怎样？于是，她就听之任之。查泰莱家大小姐有时会来，看到一切未变，带贵族气息的瘦脸一脸得意。她一辈子饶

不了康妮，因为康妮拆散了她与亲弟弟，把她挤出了家门。与克利福德一道写出这些小说、这些作品的，应该是她爱玛。这夫妻俩道出来的是查氏家族的事，世人觉得新鲜。只能这样看问题。以前人们想到的、书里写的，都不是某一家的事。世人觉得新鲜，无非因为全写了查氏家族的私事。

康妮的父亲曾来拉格比小住，私下对女儿说，克利福德的作品写得好，但是没有价值，流传不了。康妮看着这位身体健壮、历来表现不凡的苏格兰爵士，两只灵活的大眼睛变得茫然。没有价值！他说的“没有价值”是什么意思呢？评论家称道，克利福德出了名，又能挣钱，她父亲怎么还说克利福德的作品没有价值呢？什么才是价值？

康妮的眼光是年轻一辈的眼光，认为凡现在到手的就是价值。时间总在不断前进，此一时的不一定会同于彼一时。

到拉格比后的第二年冬天，她父亲对她说：“康妮，我希望你别老这样过下去，变成守活寡。”

“守活寡？”康妮淡淡答道，“怎么啦？怎么就不行？”

“当然，你愿守就守！”她父亲忙说。她父亲和克利福德单独在一起时，说了同样的话：“恐怕，康妮当活寡妇不大好。”

“活寡妇！”克利福德把三个字重复了一遍。

他想了一会，脸涨得通红，是生气了，觉得受到冒犯。

“那有什么不好？”他直截了当问。

“她眼见瘦了，看得见棱角。她本不是这样。她不像海里的小沙丁鱼，而是苏格兰河里肥美的鳟鱼。”

“鳟鱼身上有黑斑点，她可没有。”克利福德说。

他想事后对康妮谈谈守活寡的话，但是开不了口。他与她亲密无间，同时又不够亲密。他与她心心相通，但身体却彼此不知对方为何物，也不谈起那勾当。他们很要好，但完全不接触。

然而，康妮猜，她父亲说过了什么，而克利福德也在想着什么。她知道，她是在守活寡还是会偷情，他都不管，只要他不知情或者没有人说穿就行。眼不见，心不烦，事不在。

转眼康妮和克利福德到拉格比已近两年，日子不知不觉过去，生活全